

“永远的外国人”：疫情带来的种族仇恨刺痛美国亚裔领袖

cn.nytimes.com/usa/20200331/coronavirus-asian-americans

MATT STEVENS 2020年3月31
日

2020年3月31日



特朗普总统将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令纽约民主党众议员孟昭文等立法者感到沮丧。她说：“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还是常常被视为外人。” Andrew Harrer/Bloomberg

[欢迎点击此处订阅新冠病毒疫情每日中文简报，或发送邮件至cn.letters@nytimes.com加入订阅。]

特朗普总统第一次冒出“中国病毒”这个说法后没多久，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便接到了父母的电话。他们在报纸上读到了有关内容。他们想知道，特朗普真的给冠状病毒起了这样一个恶劣的绰号吗？

她告诉他们，是的，他的确起了。但不行，尽管是国会议员，尽管父母不断地要求，她没有办法阻止他。

她说：“有时，我感到很无助。”民主党人孟昭文来自纽约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大选区，涵盖皇后区的不少社区，包括法拉盛。“不断听到世界各地都有人受到骚扰和袭击的事情，这真的提醒我，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还是常常被视为外人。”

订阅“简报”和“每日精选”新闻电邮

查看往期电邮 隐私权声明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排斥、种族主义和歧视，其中包括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章节之后，亚裔美国人有理由带着对政治前景的乐观态度进入2020年。大批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已经成熟，这激发了他们在秋天打破选民投票记录的期待。与此同时，三名扎根移民群体的人士竞选总统，其中杨安泽(Andrew Yang)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励着亚裔美国选民。

接着，冠状病毒来了。这种大流行病引出了强烈的仇恨和暴力，偏执的人把疫情归咎于亚裔美国人。近几周来，他们被人大吼大叫、吐口水、遭到人身攻击等等，导致至少三个组织开始追踪这些事件。这些组织说，有数百人已经提交了报告，由于受害者选择沉默，很可能有无数的事件没有被统计在内。

在采访中，十几位亚裔美国政界人士、学者和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谴责了危机期间出现的种族仇恨，誓言公开反对种族歧视，保护自己的社区，尽管他们本人也承认感到愤怒、恐惧和不安。



“作为亚裔美国人，我们知道，在这种时期，有一群人被强加了巨大的指责和巨大的负罪感。”加州民主党众议员马克·高野说。 Zach Gibson/Getty Images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政治动机，而且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其他群体的影响，”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在谈到国会和白宫的共和党同仁时说。“我希望这能唤醒人们。”

一些受访者表达了谨慎的希望：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亚裔政治势头的基础上，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将庞大而多样的亚裔美国人群体团结起来。

但是他们也谈到了深深的悲伤。尽管为争取来之不易的教育、经济和政治利益进行了长期奋斗，但上个月的外袭和政治言论提醒他们，尤其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亚裔美国人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摆脱自己是永远的外国人的感觉。

“这些刻板印象已经存在数十年了。”赵美心说。“它们首尾相连落在受害者身上，但如果有什么变

“这些刻板印象已经存在数千年了，”赵美心说。“它们总是隐藏在衣橱之下。但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就能把它们全部带出来。”

杨安泽直言不讳地说：“突然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当作了目标。这令人非常沮丧。”

展现出来的种族主义辱骂唤起了人们痛苦的回忆。亚裔美国群体的领袖马上想到了背后有政府支持的歧视，它出现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和1940年代把日本人送进集中营的行为中。专家说，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事件助长了“永远的外国人”和“黄祸”迷思，它们助长了具有亚洲面孔的人是疾病携带者、对国家构成威胁，并且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美国人的错误观念。马里兰大学美国研究系教授黄吉娜(Janelle Wong)说，换句话说，“他们仍然认为你喝蝙蝠汤。”

还有一些亚裔领袖脑海中浮现的是1982年遇害的陈果仁(Vincent Chin)——那是经济衰退期间，他在底特律被两名汽车工人殴打致死。

还有一些人说，当前局势很像2001年911之后的日子，当时“棕色皮肤的人都被等同为恐怖分子”，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政治学教授卡尔蒂克·拉马克里希南(Karthick Ramakrishnan)说。

“我真的很害怕那些日子，他们开始像对待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那样围捕穆斯林，”来自加州河滨市的日裔民主党众议员马克·高野(Mark Takano)说。他父亲的腿上仍然有在集中营留下的伤疤。“作为亚裔美国人，我们知道，在这种时期，有一群人被强加了巨大的指责和巨大的负罪感。”

形势迫在眉睫，使得马克·高野、赵美心和孟昭文等民主党议员对于来自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的信息更加沮丧，他们的控诉得到了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支持。几天来，特朗普坚称导致了新冠肺炎的病毒为“中国病毒”——他最初为这个词辩护，称其“根本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因为这种病毒“来自中国”。

凯莉安·康维(Kellyanne Conway)、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和南卡罗来纳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等特朗普的顾问和盟友也都主张使用这个词，理由既是因为病毒的起源，也是希望中国政府为其延缓公开承认危机的严重程度而负责。

这些论点随后被一些非主流的保守派媒体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和艾奥瓦州参议员查尔斯·E·格拉斯利(Charles E. Grassley)等共和党议员提起，格拉斯利公开重复了“中国病毒”的说法。





杨安泽的总统竞选活动激发了亚裔美国人的选民。“突然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当作了目标，”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令人非常沮丧。” *Joshua Roberts/Reuters*

历史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团体都建议，不要将地理位置放在传染病的名字里，并强调将传染病与种族群体联系起来，可能导致歧视和仇外心理。

亚裔美国人领袖尤其对共和党传达的信息发出了警告，他们说，这些信息侮辱了他们的社区，煽动了种族主义。身为国会亚太裔美国入党团(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主席的赵美心上个月致信同事，敦促他们不要传播错误观念。马克·高野说，他亲自与麦卡锡进行了交谈，要求他停止使用“中国冠状病毒”一词。孟昭文最近提出了一项决议，谴责与该病毒有关的反亚洲情绪。

在一片抗议声中，特朗普最终停止使用这一措辞，并公开表示，“彻底保护我们在美国和全世界的亚裔美国人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并说，病毒“无论如何都不是他们的错”。

民主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声明来得太晚，专家指出，即便是在收回这个说法的时候，特朗普用来指代亚裔美国人的语言也强化了他们是“他者”的观念。“他们正在与我们密切合作，摆脱这一切，”特朗普发推说。

国会亚裔议员的批评与党派立场一致，部分原因是除了代表美属萨摩亚的无投票权代表奥玛亚·阿玛塔·科尔曼·拉迪瓦根(Aumua Amata Coleman Radewagen)之外，国会中没有亚裔或太平洋岛民共和党议员。

前州议员金映玉(Young Kim)似乎与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言论保持距离。她是正在竞选国会议员的几名亚裔美国共和党人之一。

“这种病毒不会由任何一个群体传播，也不会基于性别、种族、种族或社会阶层予以区别对待。它影响到每个人，”她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不是进行划分、贴标签或点名的时候。”

圣迭戈亚洲商业协会(As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San Diego)顾问委员会主席谭丹 (Dan Hom，音) 表示，他认为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不可原谅”，但他还是表示，支持特朗普处理危机的方式。

“我相信总统是在让中国负起责任，”共和党人谭丹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假设总统是种族主义者，那无论他说什么或做什么，你都会说他是种族主义者。”

前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在竞选期间基本上尽量避免攻击特朗普，他说，他认为总统这么说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他领导的政府对冠状病毒反应迟缓的注意力”，并对他煽动敌意的决定感到沮丧。

杨安泽说，过去几周，他在公共场合也感受到了突然的自我意识。他强烈地回忆起自己孩提时代作为学校里仅有的几个亚裔美国人的那种悲伤和愤怒。

“在我的人生中，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感觉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说。“然后又感觉到我们正在以各种方式倒退——这很痛苦。”

孟昭文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她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在她生命中的一段漫长时间里，她无法确定“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有人会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你好不容易有了那种感觉，‘哦，我们成功了。’我父母那一代——第一代移民——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现在被接受了，”她说。“这件事引发了一些我一直认为已经成为历史的感觉。现在我们必须处理这些问题。”

相关报道
